

諸大家
批評

呂選八家古文

掃葉山房
發行

諸大家
評批
呂選八家古文

柳文

封建論

落想甚遠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強詳害理在此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麋豕狂狂，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政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郡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

下里月縣大夫等皆包羣字內

以下十數行說得成片真是強辭

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

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

逆說上由小以成大方見精勢

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

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

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

以下正言應代封建與否之利害而以周秦為兩造

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

不言封建之利

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

其害則甚大

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

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

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萑弘者有之天下乖盪無君君之心

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

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

周之貶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

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

亦指其失却仍回護其利

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

挺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

樓云精神

而更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

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

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

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

大抵皆郡縣也

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

指當時藩鎮之害

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

以下三段辨難

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脩其理施

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迹斷

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遣而導之，拜受而退。

樓云：上四人，下三句結。

樓云只因漢有許多不好事故子厚得以為辭

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

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

魏晉分封原非封建古制

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

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

此段與立則首尾相應

不得已即前非聖人意

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

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

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

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

指摘處正是回護與前同法

○一句煞住有萬

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富於我也然而公天下

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

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欲將利其社稷，以一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畧。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以封建為不得已，以秦為公天下之制，皆非正論。所以引周之失，秦之得，証佐甚詳。然皆有說以破之。但文字絕好，所謂強辭奪正理，樓從來論者皆謂封建雖善，但後世不可行耳。子厚之云，則當三代盛時，封建已非善制。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議論乖角甚矣。獨其行文，排拶出入，打成一片，無懈可擊，實文章之豪雄。

桐葉封弟辨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

說元周公事史記晉世家云史佚

兩段間說是第一層意思然辨

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

難必從此而入

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

按下數轉更入深處

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

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東萊云難

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倒須說正理

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此等意思是文章本領方可壓倒

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此意尤人所

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君不及

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結在東萊云結束委蛇曲

史佚成之。折有不盡意

此一篇文字一段好如一段。大抵做文字須留好意思在後。令人讀

一段好一段。呂東萊辨難文字如抽繭絲。緒盡乃止。其間用筆有起倒有擒縱。勢有順逆。

有險易一篇之中有數轉一轉之中有幾折。初學熟此自無平曼之病矣。

駁復讐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

手刃父讐東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問且請編之於

欲說禮刑不並用先從其合一處

說起

今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

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其

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

一句破的

洗發上句

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超義者不知所向違

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

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

神似左國

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

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

能以戴天為大耻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讐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

快論

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

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

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讐，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讐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讐，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讐之。又安得親親相讐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此推刃之道。復讐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讐，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讐者哉？議者反以為戮讐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此等文字極謹嚴，無一字懶散，理精而文工，左氏國語之亞也。唐荆川

專在駁子昂舊議只是旌誅莫得而並一句一番洗剔一番精彩舊議真成粉碎

段太尉逸事狀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感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侯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及刺酒翁壞釀器酒留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于軍

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嫗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千古佳色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為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還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謨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謨。謨

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饑死無以償即言太尉太尉判

求字妙

意正畏之

狀辭甚異使人求諭譔譔盛怒召農者曰吾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譔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饑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譔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

事奇

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也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婿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

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今之稱太尉大節者

逸事主意

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

即印也

嘗出入岐周邠邠間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鄣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姁姁常佞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按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于執事

意中自有笏擊朱泚之大節逸事數件從旁點染更覺如生

愚溪對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為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耶予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溫屯嘔泄藏石走瀨連臚糜解有魚焉鋸齒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惡溪用四水陪出惡溪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

及底而後止故其名曰弱水秦有水荷汨泥淖撓混沙礫視之分寸眇若

睨壁淺深險易昧昧不覲乃合清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涇雍之西

有水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

此句伏後案

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為予所喜而

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

實之名以為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汝誠無其

又用一水以應上四水

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

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

而往貪焉猶以為名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

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邇伏者宜遠今汝之托也遠王

都三千餘里仄僻迴隱蒸鬱之與曹螺蚌之與居唯觸罪擯辱愚陋黜伏

一篇最難言破處

者日侵侵以遊汝闖闖以守汝汝欲為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

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唯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

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為愚而猶以為誣寧有說耶曰是則然矣

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耶雖極汝之所

巧文之意

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子其畧吾茫洋乎無

知冰雪之交衆裘我絺溽暑之鑠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蕩而趨不知

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遊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

吾足蹈坎井頭抵水石衝冒榛棘僵仆虺蜴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

為盈退不為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汙汝可乎於

是溪神深思而嘆曰嘻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

手而辭辭悔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四字未解

以名實二字為眼而實有兩層因其招愚者居焉而名以愚是其實也然愚之實則仍在柳子不在溪文故分兩截寫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

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即伏居鄉所見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

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

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

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

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蔭也

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

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

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息憂之太

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活搖其本以觀其疎

密而木之性日已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戕之故不我

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

變易之易對故字

此已是種得法者

東萊云狀物之妙

反說照後

茅云子之非